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三





十七史蒙要

前漢五冊

三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目錄

前漢書

第一卷

董仲舒對賢良策

第二卷

賈誼陳政事疏

第三卷

晁錯賢良策

杜欽白虎殿策

李尋上災異對

第四卷

谷永日蝕地震對

谷永上黑龍見東夷對

杜鄴上日蝕對

再對

谷永上災異九數對

孔光上日蝕對

第五卷

賈誼乞大封梁淮陽疏

公孫弘言治道疏

匡衡言政治得失疏

匡衡勸經學疏

賈誼諫封淮南王四子疏

王吉言得失疏

復上疏

王嘉上時政疏

第六卷

司馬相如諫獵疏

翼奉一遷都疏

蕭望之雅意本朝疏

張敞請自治膠東疏

劉向諫山陵奢侈疏

息夫躬歷詆公卿疏

薛宣言刺史苛察疏

谷永乞加鄭寬中葬禮疏

第七卷

司馬相如封禪書

路溫舒勸尚德緩刑書

貢禹言風俗書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書

貢禹言政事奏

劉向說成帝興禮樂書





第八卷

晁錯乞教太子術數書

晁錯言兵事書

晁錯言當世急務

徐樂言世務書

嚴安言世務書

第九卷

王恢韓安國和親征伐議

董仲舒和親議

侯應龍邊塞議

蕭望之上滅匈奴對

蕭望之黃霸爭墾平朝見位次議

谷永杜欽受匈奴使降議

嚴尤諫伐匈奴辭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魏相諫擊匈奴書

甘延壽陳湯誅郅支止昆捷疏

第十卷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嚴助諭意淮南辭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趙充國屯田奏

賈捐之罷擊朱崖議

馮奉世討叛羌議

第十一卷

梅福諫成帝書

梅福乞立孔氏為勃後書

鮑宣諫哀帝書

鮑宣上災異書

劉輔諫立趙婕妤書

辛慶忌救劉輔書

諸葛豐謝收司諫節書

復上書

第十二卷

壺關三老訟戾太子書

人為徐生上書

湖三老訟王尊書

鄭昌訟蓋寬饒書

耿育訟陳湯書

谷永訟陳湯書

劉向訟甘延壽陳湯書

杜欽訟馮奉世書

谷永薦薛宣疏

何武唐林薦傅喜疏

第十三卷

劉向言變事

劉向言恭顯封事



劉向言王氏封事

劉向復上奏

張敞言霍氏封事

魏相為張安世封事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第十四卷

京房三上封事

翼奉以辰時辨邪正封事

翼奉奏以異封事

王嘉言廷諫封董賢封事

王嘉奏日蝕封事

王嘉諫益封董賢封事

第十五卷

兒寬上封禪封

終軍上白麟奇木對

東方朔上化民有道對

王衡論守丞薦御史對

魏相條漢家故事奏

魏相上易明堂月令奏

毋將隆諫武庫兵賜臣妾奏

胡建斬監軍御史奏

翟方進劾紅陽侯立黨友奏

翟方進舉奏消動奏

張敞奏黃霸妻奏神雀辭

第十六卷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議

吾丘壽王周鼎鼎議

有司豫建太子議

王嘉難息夫躬議

師丹定共皇太后尊號議

何武朱博建三公官奏議

何武朱博罷刺史州牧議

御史廷尉定薛況罪議

第十七卷

韋玄成罷郡國議

韋玄成毀廟議

匡衡禱祖宗廟文

群臣奏毀孝武廟議

劉歆論遷廟議

平當乞復太皇太后寢園疏

第十八卷

韓信為高祖畫取天下策

廣武君為韓信畫取燕齊策

田祿伯相將軍為天王畫策

酈食其說漢王守敖倉辭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辭

張良勸都關中辭

張良八難



宋昌勸進議

馮唐與文帝論將辭

主父偃說武帝銷弱諸侯策

第十九卷

賈誼說文帝歐民歸農辭 賈誼諫文帝次民私鑄錢辭

貢禹言鑄錢之弊書

晁錯說文帝今兵入粟拜爵辭

張敞蕭望之爭聽民入粟贖罪辭

董仲舒說武帝限民名田辭

魯匡言幹酒辭

第二十卷

東方朔上壽辭

兒寬上壽辭

汲黯諫誅賈人辭

鄭崇諫封傅商辭

蕭望之口陳災異辭

楊興薦匡衡辭

終軍詰徐偃矯制辭

京房與元帝答問辭

司馬相如論蜀檄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辭

王尊告屬縣教

第二十一卷

賈生過秦論

賈山至言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轅固黃生爭湯武受命論

第二十二卷

張耳陳餘說趙豪傑辭

廣武君說成安君辭

隨何說淮南王布辭

蒯通說武信君辭

蒯通說韓信辭

蒯通薦十曹相國辭

酈食其說齊王辭

應高說膠西王辭

公孫獨說齊王救濟北王辭

第二十三卷

薄昭諫淮南厲王書

吳王濞遺諸侯書

枚乘諫吳王濞書

枚乘復說吳王濞辭



鄒陽諫吳王濞書

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

第二十四卷

中山王勝訟有司侵冤辭

董仲舒對江都王辭

伍被諫淮南王辭

王吉諫昌邑王疏

王吉諫昌邑王書

張敞諫膠東太后書

第二十五卷

司馬遷報任安書

楊惲報段會宗書

谷永戒段會宗書

王生子蓋寬饒書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張敞子朱邑書

谷永謝王鳳書

谷永與平阿侯譚書

楊王孫報祁侯羸葬書

第二十六卷

杜欽說王鳳建九女制辭

杜欽戒王鳳辭

復說王鳳辭

李尋說王根辭

涉美目

五

谷永說王音辭

杜鄴說王音辭

鄭朋說蕭望之奏記

杜欽解馮野王奏記

李尋勸程方進退位奏記

第二十七卷

太史公論六家指要

太史公訓子遷論著辭

司馬遷與靈遂論春秋辭

東方朔應客難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楊雄解嘲

楊雄解難



董仲舒對賢良策

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東寧。求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其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各以什減。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

前漢一

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表。而後息。與烏。率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庠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群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干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宮。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察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





在疆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於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一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皆積善。良民以爭壤。上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交見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



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  
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  
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  
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不用  
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布施於上，而主歲功。  
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  
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  
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  
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  
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  
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  
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  
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  
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徇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轉  
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  
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  
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  
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  
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  
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  
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  
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岳歲，尚未敗也。至周之



末世大為士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其之重禁之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科，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蠹空之牆不可巧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蠹牆矣。雖欲善治之，上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始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之益也。猶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疢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各祿于天。為政而專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 第二道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以輔德。一端異焉。斯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武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國圉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拜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寘多，愁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散，夫得其責，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欲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皋陶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壽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歸舜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

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自夷大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官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天子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

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

在上尊卑昏亂百姓世教之故文王悼痛而欲立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王而繫萬事自姜生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勩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未立黃之節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勤

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以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

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王不瑒資貞質潤美不待刻瑒此六異於達巷黨人不吝而自知也然則常王不瑒不成文章君子不吝不

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見君之吝長見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取犯其上者王行大誼

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際西園空虛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



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分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土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取又好用酷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曷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方田異說德歸誦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成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去獲者士素不厲也去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宰太宰者賢士之淵藪也教化之太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三往而絕也三願陛下興太宰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察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惡澤不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小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下怨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寘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家不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美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白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位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實亂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真巨愚以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以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



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更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  
究之。臣敢不盡愚。

### 第三道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  
問。掌天人之應。上嘉寧虞。下悼桀紂。愛微成。浸滅。浸明。營。道。虛  
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吾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  
采未極。豈感庫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  
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之而不易者。道  
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考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  
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庫。今陛下幸於東宮。聽  
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  
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  
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  
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備覆復包圍。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  
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无私。布德施仁  
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  
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  
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  
秋。一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稽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  
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  
變。以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言  
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入官。功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  
下常亡一人之獄。天今世廢而不修。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  
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  
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  
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



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則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以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知自賤。然後知仁。知仁。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樂。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不足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賤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舜發於濼。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口。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厚情性。察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安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矣。夫恭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二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超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夫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中。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孔子曰：房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二者矣。夏因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二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乱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是不足而沉人虐，此民之所以置買，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入奪園夫紅女利，辜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



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是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亦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古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此篇舊點  
只考証過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

前漢一

賈誼陳政事疏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若  
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以異此本末并逆首尾衡決國制捨獲非其有紀胡可謂治  
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  
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  
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日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  
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之極遠久安之  
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  
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  
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地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  
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受其憂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  
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以安何也大國之王幼  
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辜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



中必彗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隋膏  
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摩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  
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  
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  
諸公併起非有夾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為中涓其次  
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  
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  
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  
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  
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  
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  
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  
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  
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  
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  
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劫者適啓其口已  
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  
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  
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狹既之變未知所移明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  
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隴解之所非斤則斧矣  
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  
眾隴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鈇則折胡不用  
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要有先反淮陰王楚最  
強最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



起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廬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近在  
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亦執  
然也曩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去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  
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  
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知令如樊  
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  
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魯干國使悼惠王幽  
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亡國皆  
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奉  
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天且致順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臣亦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  
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信一二指痛身慮三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為已病非徒種也又苦跋盞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  
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  
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種也又  
苦跋盞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  
首何也上也蚩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  
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  
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其真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  
懸如此莫之能解憐為國有人乎非曹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瘵



夫辟者一面病靡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一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管其背幸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不搏猛虎豕不搏畜菴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買僮者為之繡衣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裘縵以偏諸美者繡繡皇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無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

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萋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者母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勤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耜鉏慮有德色母取笮盆空而評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居婦姑不相說則反辱而相藉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定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信之法遂取進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魯欺焉焉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曰



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矣。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百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上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自念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雖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休保其身體。傳傳之。真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見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之。當者也。故洒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



尸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習  
必先受業西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者西得爲之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  
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  
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  
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屬則有  
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  
誦箴諫大夫進諫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  
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節也春秋入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  
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  
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  
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  
所貴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二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  
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迫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  
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書  
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  
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  
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夫心未蓋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  
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亥之人生而同聲言欲不異  
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  
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



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規也。然不能見將來。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亡，禮亡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曰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言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主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其德行，六七十百歲而弗失，秦主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也。故秦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主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太子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于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主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增惡之如仇讎，旣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今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刑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君，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墜，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



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斫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刑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立。陛不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所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君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羣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疾。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簋盞不飾。坐汙濊。淫亂男女。別者不曰汙濊。曰惟蕪。不飾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入臣定有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



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整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鼻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盞而加也其有大尊者聞命則北面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桎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烹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過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

前漢三

晁錯賢良策

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曰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以善勸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元惡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軒天之靈示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走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聞之與自朕躬大夫其論母枉執事烏乎戒之三大夫其帥志毋怠對曰平陽侯巨竈汝陰侯巨龜潁陰侯巨何廷尉巨宜昌隴西太守巨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巨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玉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夏之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竈等適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竈識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筆處于法宮



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獨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伏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害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實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

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遺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非以古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其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其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員玉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



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淺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力戰其死。與之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雖弱。而越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下官。而信讒。邪官去。通者。奢欲亡極。民力罷。盡賦不節。矜奮自賢。羣臣諂諛。溢縱恣。不顧其禍。妄言以隨。喜意。其謀以使。恣心。法令煩。憚刑罰。暴酷。輕絕。身自射。天下寒心。莫安其氣。甚邪之事。垂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得者。貧人。賦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通。人有志。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跡。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寬。大。宥。內。刑。下。日。尊。善。人。二。怒。非。詩。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尊。諸。侯。貢。禮。長。老。交。配。以。孤。寡。有。期。後。官。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士。廢。退。姦。邪。除。去。陰。刑。言。民。者。誅。憂。勞。百。姓。不。佐。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步。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辯。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正。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至。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但。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至。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



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冀竊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啟草茅之愚言。言唯陛下財擇。時曹良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公孫弘對賢良策

武帝即位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黃霸。匡。杜。上。弘。引。至太常上。

策詔諸儒

蓋聞上古至治。畫文冠異。章報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龍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文不喪子。兄不哭弟。此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跋行冢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治亂。有聲乎當世。敢問。

子大夫。夫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示。天。命。之符。廢。黜。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采。意。正。議。詳。具。其。對。善。之。于。篇。朕。將。親。覽。焉。罪。有。所。懲。

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之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不足以勸善而禁罪。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定。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解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



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生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无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禮，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三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三天下。因此觀之，天德无私，親順之和，是道之害生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引愚謔，不足以奉大對。對者，自餘人太常奏引第居下策，奏天子權引對第一。

社欽白虎殿對策

上盡召直言之士，誦白虎殿對策。

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万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无以廣施，非義无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不忠則官不敬，戰陳无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无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至，富觀其所窮，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禮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辨增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无欲是從。此則眾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万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杜欽日蝕地震對

成帝時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訪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竊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三。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乘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官何以言之。日以戈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各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災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益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恭。去佚游。躬節儉。親方事。數御安車。由蓋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活。



後。賈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諛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愚戇言不。足采。

李尋上災異對

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勤地。哀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已諱。博延名士。靡不得進。臣尋。任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奔湏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曰者。衆陽之文。耀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曰。將且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矣。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賢。日中。薄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為。其公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謂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痛。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我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謀。邪臣之能。諸保河乳。毋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臣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問者太白。止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



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改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大微，帝庭揚光輝，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材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災惑生來，常周歷兩宮，作能低印入天門，二月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災惑入天門，主房而分，欲與災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災惑厭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謀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當散積惡，毋使得成禍。辰星王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彗四孟皆出，爲易三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辛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取，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虛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雪之災，秋月行封西，其日土溼，與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克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欲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長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勸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



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後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淮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小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穎畎澮，百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燿燿震雷，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望南，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旨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地而不順，中位應六臣佐，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震，五星作異，亦夫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傑，退不任職，以還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世老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獲之名相於今，以此而尚見輕，何況古引之屬乎？故曰：朝廷下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重言也。陛下素四海之衆，曾上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无求備以博聚英傑。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以衰。公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蔽命，君自隲塞，至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非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折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百術通明之士，充備大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以異又不通一經，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



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  
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

前漢四

各一方正日負地震對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已與李永待詔公車對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符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臣厚求諸身意言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肆恩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閨妻驕弱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溥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音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示嚴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无倦安服若性終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三事綱災安危之機至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廢月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媵妬重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閹之亂賊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竟管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



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教正左右。齊粟之臣。戴金勒。受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季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子。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生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收員。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識。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此周之虛言。毋聽寢潤之譖。胡心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此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治者也。堯濶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咄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朋折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網廢勿用。益選賢良。上德之士。以親百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當辭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由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慮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政。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各罰不除。經曰。饗食用五福。畏用六極。傅曰。六診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俱。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稼炳然。其苦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直之迹。充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如南面之急務。惟陛下留神。

再對

永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永對異。因曰。

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至。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感承天之至言。用充用之虛文。欲未殺災異。滿譎誣天。是故自天南然。



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臻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時復問求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妻專寵所致詔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憂漢祚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云是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已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官檻塞大異皆警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曉昧之警說歸咎乎無辜倚異平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與之表也黃濁冒京師主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甚弱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正夫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宣子婦入母擇好醜毋避堂字母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入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示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天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闕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惟懼之私欲間離貴后威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其苦由至尊聞天意其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則以為誠天意也奈



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心日察孰念為宗廟計

谷求上黑龍見東萊對

亦為涼州刺史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求受所  
欲言求對曰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者而危亡之言不得上  
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  
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  
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  
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亘路開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  
輻湊陳忠群臣之上親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  
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  
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懼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  
翼為右者殘賊不仁若虜虜焉臣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

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一曰日有食之六  
月之間大異四發三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  
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君至惡沈湎於酒書  
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通此多罪是宗且長是信是  
使詩云燬之方或滅之赫赫宗燬滅之易曰濡其首有  
孚失是秦所以五十六年而亡者生秦秦者秦終秦厚也二者  
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易曰在中觀無攸遂言婦不得與  
事也詩曰懿厥恧婦為寡為孤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  
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香亦於方實賜無辜內戚女寵至極  
不可上矣今之後知天所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主謀驗其親屬之威權橫亂政刺舉吏莫  
敢奉憲又以掖廷獄大為亂阱榜無濟外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起  
李報德覆怨及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齎  
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食再既以昭其辜主首



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  
美之尊號，好匹夫之甲字，崇聚僣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  
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  
坐，流酒媒娼，溷殺無別，陵免道樂，晝夜古戲，典門戶奉宿衛之臣  
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  
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三季之衰，基亦  
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受民力，聽邪臣之  
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績，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  
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絲役，重增賦斂，徭發如雨，役百  
家，墓封，骸骸骨，暴揚尸，極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怨天，遂異妻降，錢  
鏹仍臻，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  
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靡盬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  
下追觀夏商周素所以失之，以鑄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  
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載，繼體之王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父法度，  
或以中興，或以治文，至於陛下，獨蠲蠲，縱欲輕身，妄行，富盛壯之隆，  
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少已多矣。為入後  
嗣守人功業，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機在不陛  
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一天之威怒，深懼危亡  
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正道，絕群小之私客，免  
不正之詔，除悉罷空宮，私故車馬，諸出，以克已復禮，每二微行  
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拜食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  
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請除椒廷之亂，獻去炮烙之陷，誅戮佞邪  
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中上者，以恭天下之坊，善且復初陵之作，止  
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郵振採，困乏之人，以弭遠方，  
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徒，多尸厚祿，以盜具行，固執无  
遷，夙夜，茲茲，憂貧無怠，舊德，思再改，新德，既章，讒介，邪不復載，心  
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



唯陛下留神反覆執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  
督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合亦上災異尤數對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亦當官上使衛尉淳于  
長受亦所欲言永對曰

臣亦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治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  
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遠經被毀執就不可義功根蒙厚恩  
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阜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  
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  
受臣亦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  
其職臣亦幸得免於言責之責有官守之位身力遵職養終百  
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  
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敢委極後復以屍達誠汲黯身  
外思內發憤舒長遺言李貞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臣亦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一太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  
自關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自平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  
為立王者以紓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  
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  
下之天一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施仁如  
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者不踰制車馬節財凡黎  
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日性時者正草葉黃野野瑞並降以  
昭保右失道五行逆天暴物災至極矣溫海荒淫言是從誅逐  
仁賢離秋骨肉幸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怨死則卦氣恃亂各徵  
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吟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才泉湧  
出妖孽並見非星耀光飢饉存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而  
亞洽變備不復讒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  
奪弱遷命賢即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  
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



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且六百之災厄三難異  
科雜焉同會。建元以來二十重間羣。大異爻錯鋒起。多於  
春秋所書。八世著記。又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  
三難之際。會畜衆多。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  
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禍作矣。厥期不以隆德  
積善懼不克。洛內則爲。宮殿廢。將古。悍妾。醉酒狂悖。卒起  
之敗。北宮苑園。街巷之下。巨。之。不。徵。在。村之亂。外  
則爲諸夏下。將。並。深。書。曆月之禍。內亂朝暮  
日戒諸夏。舉兵以。南。之。分。示。廟之。王。憂。巨。求。所以  
破。擔。寒。心。之。言。之。年。下。其。之。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  
細。微。甚。生。所。易。下。之。臣。之。我。無。後。與。羣。小。婢。黷。燕。飲。中。黃  
門。後。庭。書。之。以。酒。生。巨。禮。者。悉。出。日。留。勤。三。綱。之。嚴  
修。後。宮。之。政。之。龍。宗。近。順。之。行。加。惠。生。心。之。人。懷。柔  
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而後駕。陳兵清道而  
後行。無獲。轉身禍出。欽食臣妾之家。二者跡除。內亂之路。塞矣。諸  
夏舉。龍在民。飢饉而吏不。與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  
離而上。不知。易曰。其膏小。自。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  
厥災水厥。之。辭曰。關動壯。飛。爲無道。臣爲非。厥各亂。臣  
謀篡。王者遭。難。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  
困貧。無以。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殖  
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不。入。今。年。蠶。麥。成。巧。忘。百。川。沸  
騰。江。河。溢。注。大。水。泛。濫。郡。國。五。十。七。餘。以。年。喪。斃。時。過。無。宿。麥。百  
姓。失。業。流。散。君。羣。輩。守。關。大。異。較。炳。之。彼。亦。災。浩。浩。衆。庶。窮。困。如。此  
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奉。言。之。罪。甚。繆。經。義。近。於。民。心。布  
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始。爲。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  
服。凶。年。不。置。塗。明。主。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抹。之。論。語。曰。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



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闢梁肉。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疾苦。勞二千石。勸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紆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土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純通物敏。主之於民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二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土。唯冀舊恩。屬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患之有。竊恐陛下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杜鄴上日食對

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以后父孔鄉侯。傳晏為上。同馬衛將軍。帝竄。晏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帝拜。日食。帝力正直。言扶陽侯。事。言。對曰。臣聞禽鳥。嘉。國。言。不。和。獻。寶。前。足。願。王。幸。得。奉。直。言。之。

詔無二者之危。動不極。陽。事。陰。事。臣。首。隨。尊。尊。者。兼。甲。天。之道也。是以甲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之。母。之。德。必。喪。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之。改。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二。六。二。權。私。預。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廢。善。氏。之。雷。之。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自。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無。不。有。焉。相。馬。也。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諱。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也。陰。也。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此。觀。之。則。陰。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曹。問。從。令。之。義。也。王。曰。是。何。言。與。善。問。子。憲。守。禮。下。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都。侯。恭。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向。昌。侯。宋。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不。任。色。兒。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



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禁。或與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罪責之劫。世所存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相雖隆。當為作三軍。無以其此。當拜之日。曉然日食。不在前後。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效輒隨。罪惡若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纒。元在是。故今昭聚以覽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於不察中。而後視前外。品非之。連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討之過者。疏。雖見。亦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士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建者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威王沮。頌陛下加致精誠。思。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聚。生無受。喜。上帝曰。抽。收。致。相。祥。福。保。何。嫌不報。

孔光上日誌對

哀帝即位。光為丞相。侍傳太后。有龍。歸杜門。自守。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後十餘日。傳太后崩。是日。傳太后崩。問日蝕。

事光對曰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君之表。至尊之象。若。陰道。威。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君。用。之。建。用。之。極。如。類。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各。徵。存。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則。薄。蝕。是。也。又。曰。六。珍。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曰。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重。不。虛。生。言。曰。惟。元。傳。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左。墜。三。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寒。除。而。輕。心。簡。諛。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苟。之。苟。之。天。惟。顯。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苟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教躬自。總。



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按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因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所羨。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卷上說。









